

台上台下的风波

台上台下较量
官场人写官场

生死攸关
惊心动魄

孙浩 著

作家出版社

孙浩
著

台上台下的风波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台上台下的风波/孙浩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1

ISBN 7-5063-2042-8

I. 台… II. 孙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84358 号

台上台下的风波

作者: 孙 浩

策划: 宁珍志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制作: 太阳鸟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net

印刷: 北京印刷一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328 千

印张: 14.25

印数: 68001 - 78000

版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042-8/I·2026

定价: 24.5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1

李子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会在市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选举上“翻车落马”，而且是“翻”得这么没有面子，“落”得这么彻底，真是毫不留情。

不仅李子民自己没有想到，连襄汉市二百万市民，以及确定他为市长惟一候选人的省委都没有想到。然而，不该发生的，还是发生了。

选举前，看上去是那么平静，看不出一丁点要出问题的迹象。选举安排在五天人代会的最后一天，也是最关键的一天。上午八点半钟，李子民准时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。他坐的位置在第二排的正中间。第一排的正中间是市委书记顾一顺和市人大主任冯达春。临上主席台前，在主席台旁的休息室里，顾一顺还握着他的手：“子民，你放心，选举不会有问题的。我知道有几个人在争，都是为了争那个差额的副市长，不会涉及你的。”看着满面笑容的市委书记，他笑着点点头，没说什么。

大会开始，先是举手通过监票小组组长及其成员。在监票小组成员中，他看到了刘云娜那张他不愿意看到的脸。但这脸上却洋溢着笑容，他知道，这笑容肯定不会是送给他的，而是送给坐在他身旁的常务副市长刘荣的。他知道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。

监票小组开始工作，一遍又一遍地清点出席会议的正式人民代表人数，而列席会议的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，都被严格地请到了选举区以外，监票人员划分了工作责任区，而刘云娜正负责主席台上的人民代表。她长得很年轻，也很漂亮，很有吸引力，这位四十三岁的女人，是市一建公司的总经理，在襄汉市也是很叫

得响的人物。她把红色的选票放在李子民的桌前，又用莫名其妙的目光看了他一眼，那目光，没有友谊，没有女性的温柔，却让李子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冷酷。他认识她已经有几年了，可这种目光他真的还是第一次接触，他的心不由地动了一下。

选票发完以后，监票小组组长又讲了一些具体要求，然后代表们开始画票。选票共有四张，并且是四种颜色。红色的，是选举市长、副市长的，其中市长一名，等额，副市长六名，差额，选举五名，差掉一名；粉色的，是选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副主任及其常委；黄色的，是选举市检察院检察长；绿色的，是选举市法院院长。在四种选票中，只有副市长是差额，其余都是等额，但是在等额的名字后面，都留有空格，代表们可以填写其他人选，这是代表的权力。

画票很快。或者说是李子民画票很快。他在每个人选名字的后面都画了一个圈，他在襄汉市当了五年的市长，每天批阅大量文件，圈画得快，也画得比较圆。他在市长候选人李子民的名字后面，也同样画了一个圈。在差额的副市长中，他按照省委事先的内部批复，同意组织上选定的前五名副市长人选，对由大会推荐的那一位，则打了一个×。他早早地把票画好，往主席台下望去，三百多名代表都在低头画选票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民代表庄严的一刻，在行使他们的权力，决定着选票上这些人选的命运。他看看身旁的刘荣，刘荣早已把票画好，但选市长的那张红色选票放在最下面。刘荣冲他微笑着：“李市长，您一定会当选的。”

刘荣的话，突然使李子民产生了联想，这联想，使他有点害怕。难道他真的会在后面做小动作？会像自己的秘书十几天前告诉自己的那样吗？那天快下班的时候，他的秘书董英杰十分小心地走到他面前：“李市长，我有个事儿要向您汇报。”

“说吧。”他连头也没抬，仍在批阅文件。隔了几分钟，仍不

见秘书开口，他这才抬起头，发现小董的脸色十分难看，目光很忧虑，忙说：“你说呀，什么事？”

小董像下了很大的决心：“市长，我昨天晚上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，有一位十分可靠的人大代表偷偷地告诉我，有人正在下面拉选票，争着当市长。”

“这有什么奇怪的，副市长是差额选举嘛！”他说完仍低下头看文件。

“不。不是争副市长，是争市长。”

“争市长？”他再次抬起头。“市长是等额选举，省委已经定了人选，不会有争的，你听错了吧？！”

“没有。人家告诉我，是有人拉选票，想选刘荣副市长当市长，把您差下来。而且他还说，这些人的力量很大。已经做了很多工作，让您要小心。”

“会有这事儿？”李子民摇摇头。他不相信会有人敢做这样的大事，也不相信竞争者会是刘荣。

他和刘荣的合作整整五年。尽管他们年龄相差较大，但相处一直很好，工作配合也不错。上届政府选举时，刘荣在五位副市长中排在最后，但他头脑聪明，工作劲头足，政绩很好，届中的时候，常务副市长冯达春调到人大任职，李子民选择了排在最后，但也是最年轻的刘荣担任常务副市长，并进入市委常委，那时他才四十一岁，是全省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。在后来的两年中，刘荣在整个政府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而且对市长从来都是十分尊重和积极支持的，两个人的配合在全市称为一绝。这次换届前，李子民已经向省委考核组谈了自己想退下来，让刘荣接替市长的想法，但省委认为，市委书记顾一顺是刚刚从省委副秘书长岗位派下来锻炼的，对襄汉市情况不熟，如果两个一把手同时换，对工作不利。李子民虽然五十五岁了，再干两年交班也不迟。就这样，省委没有同意他的意见，而是继续推荐他当市

长。这些情况，刘荣是知道的，他不会也不应当搞什么小动作。李子民没有理会秘书的话，反而批评他一句：“你们这些秘书，今后少传这些没鼻子没眼睛的事儿。”

李子民正想着，刘荣微笑着用手捅捅他：“市长，投票了。”他这才转过神，会场上已经响起了欢快的乐曲，主席台第一排的人已经站起来，市委书记顾一顺打头，朝主席台上的投票箱走去。他也跟着站起来，拿好桌上的四张选票，微笑着朝投票箱走去。当他往票箱里投票的时候，照像机闪光灯闪个不停，他一抬头，几台摄像机也正对着他。投完票，他微笑着走向座位，后面的人依次排队投票，主席台下的代表们也开始投票。

他刚坐下，坐在他身边的刘荣却站了起来，又把腰弯下，把满是微笑的脸凑到了他的面前：“李市长，人代会一结束，是不是马上召开政府全体成员会议，把人代会的精神贯彻下去，还要立即召开人民代表议案、批评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会议，表明我们新一届政府对人大、政协工作的支持？如果行，我是不是可以让政府办公室的同志先准备一下？”

“行。”李子民点点头。“你是常务副市长，这些事儿你就抓紧办吧。”

“嗯。还有，这次会上人大的同志提出，办公经费和车辆有些困难，是不是今后可以考虑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李子民仔细地看了一眼刘荣，突然发觉他离自己这么近，却站着弯腰说话，他完全用不着这个样子呀，这是要干什么呢？是不是在给别人做一种姿态，或者是在演戏，他把目光往台下看看，发现台下许多人的目光都在看着主席台上的他们俩。他的心里又有了一些不快。“这个，以后看看财政情况再说吧！”

“那好，那好。”刘荣连连点头。

与刘荣的这几句简短交谈，使李子民又想起了四天前发生的事。人代会开幕的当天，他代表政府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报告，

赢得了代表们的几次掌声。在下午的分组讨论会上，各代表团对政府各方面的工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他心情很高兴，在宾馆吃过晚饭后，乘车回到家。新婚才半年多的妻子胡敏正在电视机前看襄汉新闻，电视里正播放着他做政府工作报告的镜头。胡敏比他小十八岁，见丈夫进门，一下子扑了过来：“子民，你的报告做得好极了。”说完，那充满激情的舌头已经封住了他的嘴唇。两个人正在亲热，桌上的电话响了，李子民松开妻子去接电话，是柳河县委书记高本正打来的。高本正在电话里让他马上出来一趟，有要事相告。他和高书记算是老同志，这个时候打电话让他出去，肯定是有何大事。他问是去宾馆吗？他知道高本正是人大代表，正住在宾馆开人代会。高本正告诉他，不是去宾馆，去八道街一个叫“小地方”的小酒店，他在那里等他。

放下电话，李子民看着脸上充满激情的妻子：“小敏，我要马上出去一趟。”

“有什么急事吗？”胡敏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。

“柳河县的高书记找我，可能是大事，我要马上走，等我回来的吧！”李子民知道这位当妇科大夫的新婚妻子一定不满意，可他还是穿上衣服，出了家门。

他一个人乘出租车找到了这个叫“小地方”的小酒店。身材高大的高本正已站在门口等他，见面不容分说，把他拉到了后院的一个单间，关好门：“李市长，天这么晚了，把您请到这个地方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宾馆人太多，太杂，我无法跟您说。我得到十分准确的消息，有人要在这次人代会上选掉你这个市长。”

“他们要选谁呢？”

“刘荣。”

“都是些什么人在活动？”

“好像有许多人在活动，出头的有一建公司的刘云娜，还有市人大主任冯达春，背后可能还有姜大山等人，势头不小。”

“要选掉我，总要有些理由吧？”

“理由是有的。一是说你年龄偏大，五十五岁了，他们要选年轻的；二是说你作风霸道，批评人太严厉，民主作风差；三是说你……”

“说我什么？”

“说你，说你生活作风有问题。老婆还没死，就和比你小十八岁的大姑娘上床了。”

“混蛋，纯粹胡说八道！”李子民气得把手中的茶杯往桌上重重地一放。

“市长，您现在情况很危急，必须要有思想准备，人家拉选票，您也要拉一拉呀！您不要以为省委定了您是市长候选人，市长就一定会是您的，选举不够半数，您也当不上。”高本正一脸严肃地告诫他。

“我怎么拉呀？我也没干过这样的事呀！”李子民连连摇头。

第二天，继续讨论政府工作报告，李子民挨个代表团走访，却发现了问题，代表们表面上对他很热情，实际上却离他很远，有的还真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在河东区代表团第二讨论组，他进屋了，代表们根本没有讨论他的工作报告，而是在打扑克，有人介绍说市长来了，代表们手中的扑克都没有丢。还有一位代表，后来他了解，是区里的一位个体户，竟把脚丫子放在茶几上，市长来了，连动都没动一下。看来，是有人在做文章了。

李子民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向市委书记顾一顺做了汇报。这位四十八岁的市委书记对他说：“老李啊，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前天已和刘荣谈了一次话，他保证要同省、市委保持高度一致，不会搞小动作的。”尽管如此，李子民也还是有些担心。

大会选举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全部结束。监票人员拿走了全部票箱，进行计票，大会休息，人们等待着选举结果。

会场上放着欢快的音乐。

2

拿走选票箱的那一刹那，刘荣的心跳快得不得了。他一再地告诫自己：镇静，镇静，再镇静。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出破绽。他知道，现在许多人的目光都在盯着主席台，实际上都在盯着他。他不知道命运会如何安排自己，也不知道他冒了这么大的政治风险，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。

他看看坐在身旁的李子民，从那张很平常的脸上看不出什么特殊表情。难道这位赤红大脸，粗眉毛，大眼睛的北方大汉，真的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？他不相信。这么大的动作，运作了三个多月，作为市长的他，不可能没有人通风报信，可他却没有任何反应，如果有的话，他相信刘云娜这些人一定会知道，而且也一定能告诉他。倒是刘云娜，在拿走选票箱的时候，冲他笑了笑。不过，他装着什么也没看见，脸上没有给她一点表情。这个女人，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。就像是命，就像是缘分，十多年前他们相识了，由于都姓刘，他们在酒桌上就称为兄妹。那时，刘云娜只是一建公司的一名普通预算员，能说会道，头脑聪明，人又长得漂亮，很惹人注目。而刘荣，只是财政局的一名科长。两个人一见如故。后来关系越走越密切，也记不住是哪一次酒后，两个人竟走到了一块，好像是水到渠成，自然而然地上了一张床，而且在床上的配合，又是那样和谐。打那以后，刘云娜从预算员到科长，到副总经理、总经理，一路顺风。而刘荣，也从科长、副局长、局长、副市长、常务副市长，一帆风顺。也不知道他们俩到底是谁借了谁的光。

但这次能让刘荣下这么大的决心，还真是刘云娜起了决定性

作用。那是去年刚过完国庆节，省委派出的换届考核组就进驻了襄汉市。先是市级干部个别谈话，县级干部民主推荐，搞了半个多月，最后是两种意见，一种意见是李子民退到人大或政协，由刘荣出任市长；另一种意见是李子民继续当市长，刘荣继续当常务副市长，一切都暂不动。两种意见都各有理由，考核组拿不定主意，只好把两种意见带回去，请省委决定。在等待消息的那些天里，他确实很兴奋，也很紧张，然而过些日子传回来的消息却令他大失所望，省委同意继续由李子民担任市长，保持襄汉市的稳定。他没戏了。

那天晚上，刘云娜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单独请他吃饭，看他一脸愁眉不展的样子，就说：“刘荣，你别不开心，你觉得这次机会对你真的是那么重要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我今年四十三岁，在副市长中算是年轻的，如果李子民再干五年，我就是四十八岁，五年以后会有什么变化，谁说得准呢？到那时还说不定安排谁当市长呢。如果我这次上来了，你想想，四十三岁的市长，干上两年才四十五岁，顾书记是省委下派锻炼的，他一定要回去，而且可能还是要提拔，他一走，我就有可能接任市委书记。四十五岁的市委书记，全省没有。在这期间，我再和顾书记把关系处理好，就有可能在四十八岁的时候，走到省一级的领导岗位。你想想，差这一步，要影响我这一生啊！能不重要嘛！”刘荣说这话的时候，眼里含着激动的泪水。

“那我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？”

“哪还有什么办法，省委已经研究完了，要想变化，只能找中央，我上面哪有那么大的力量。”刘荣连连摇头。

“上面不行，就在下面搞嘛，市长不是得选举吗？”

“是要选举。可市长是等额选举，不是差额，代表不允许提市长候选人。”

“不提候选人，我们可以直接选嘛！选票不是要代表们来画吗？不会在选票上把圈都印上吧？！”

“那倒不会。”刘荣被刘云娜的话给说乐了。

“既然不会。那就有办法了。我们是干姊妹，我又早已经是你的了，我会为你尽一切力量的。”

“不行。这件事你还不能乱来，让我好好想一想，再听听别人的意见。”

两天后，他又为这事专门去省城找了省财政厅厅长关键。这是他在省委党校的同学，两个人同年同月同日出生，关系处得一直不错。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关厅长，年纪不大就已经没有了几根头发的财政厅长想了好半天，才告诉他，这事千万要小心，一般说来，是完全不可能的，弄不好，还要影响自己的前途。不过，他还告诉他，这也确实是一次机会，人民代表真的选上你了，谁也拿不下来。主要看如何运作。刘荣就把刘云娜想帮忙的事告诉了关厅长。关厅长对他说，仅有几个刘云娜这样的人是不行的。要找到在襄汉市有政治影响的人物支持你，而这个人还必须坚决反对李子民，这样的话，你就有希望。这样的人有吗？

“有。”刘荣一下子想到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冯达春。这个两年前被李子民从市政府灰溜溜地赶跑的原常务副市长，对李子民一定有着刻骨仇恨。他把冯达春的前后经历和李子民的矛盾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财政厅长一拍光光的秃头：“行。有门儿。”

从省里回来的当天晚上，刘荣就单独找了市人大主任冯达春。过去他们曾在政府的班子里共事。这次一见面，冯达春就握住他的手说：“刘市长，你找我不用说话我就知道干什么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想干，我冯某不顾一切，我这一辈子不能忘记李子民带给我的耻辱，我不报这一仇，誓不为人。”

刘荣说：“冯主任，我知道您的为人，过去在政府我就敬重您，现在我全靠您帮忙了。只要我当了市长，那对您还有什么可

说的。”两个人当晚喝了一瓶五粮液。

刘荣坐在主席台上，却不知道现在如何是好。会议休息了，代表们在下面三三两两地议论，有的还打起了扑克，他不敢走下去，怕跟人说话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瞅瞅四周，主席台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，他看看表，九点三十五分，票箱已经拿走半个小时了，也不知道现在会是个什么结果。他掏出手机，看看开机了没有。他和刘云娜已经商量好了，一有结果，就偷偷地打手机告诉他。手机开着，但没有电话打进来。这个手机是专门为这次选举活动新买的，号码也只有几个人知道。他一抬头，见市委书记顾一顺正从台下往主席台上走，可能是刚去卫生间回来，他忙站起来，迎着顾书记走了过去。

“顾书记，我有事儿向您汇报一下。”

“好。咱们坐下说吧。”两个人就在主席台的椅子上坐下。

“顾书记，您上次找我谈话，我确实很受教育，您放心，如果这次我能当选副市长，我一定全力以赴地支持李市长的工作。”

“噯，怎么能不当选呢？你还年轻，子民已经五十五岁了，还能干几年？你在襄汉市的威信很高，能力又很强，还愁今后不给你压担子？”

“是，顾书记，我听您的。今后工作上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您还得多批评，我们都知道您是省委下派的，水平能力比我们小地方的人要高出一大块，这一年多我们都领教了，也彻底服气了。您在我们这工作的有限时间里，可要把我们这些人好好带一带呀！”

“哪里哪里，看你说的，我下基层也是要向你们认真学习呀！”顾一顺谦虚地说。

正说着话，刘荣感到他怀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。他怕手机响起别人注意，特意选择了震动。他不动声色地冲顾一顺微笑着说：“顾书记，我不打扰您了，以后有工作会常向您汇报。”说完

快步走到主席台后面的小屋，关上门，急切地掏出手机，打开，立即传出了刘云娜兴奋而又紧张的声音：“成功，361，244，112，5。”说完对方把电话立即关了。他知道刘云娜一定是在卫生间或什么地方打出来的。他心里一阵激动。按照事先的约定，第一个是总票数，第二个是他的得票数，第三个是李子民的得票数，第四个是弃权票数。他是搞财政的，记数字就像有特异功能一样。361是出席今天大会参加选举的总票数，244是选举他当市长的票数，112是李子民得票数，5是弃权票数。244票，已经超过了一半。他当选市长应当说成功了。可他又一想，会不会刘云娜把票弄错了呢？不会。她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女人，也是一直摆弄数字的，又是这么事关重大的事情，她不能搞错。他看看表，已经十点半钟了。按道理，也该出结果了，怎么一点动静看不出来。越看不出来，越可能成功。

他从主席台后面的小屋里出来，见台下有一伙代表正在打扑克，他忙笑呵呵地走下主席台，来到打扑克这几个代表旁边，有人见他走过来，忙说：“刘市长来啦；”

他微笑地坐到代表身边：“你们打扑克，算我一个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，好，刘市长和我们打扑克。”立即有人把手中的牌送到他手里。

“你们玩什么的？输了转圈不转圈？”

“当然转，市长输了也不能例外。”

“好。我输了也照样转。”刘荣高高兴兴地打起了扑克。

3

冯达春坐在主席台上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三年了，整整埋在心里三年之久的怨恨，今天终于报仇雪耻。他兴奋得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。他用余光扫了一下坐在后排座位的李子民，他的面部表情很平静，看不出一点惊慌失措的样子，难道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

三年来，只要他一闭上眼睛，李子民那张严肃的面孔就一直在他眼前晃动。

他不禁暗暗地问：李子民啊李子民，我冯达春在你手下干得好好的，你凭什么要把我赶出政府？就凭那么一个避孕套？你值吗？你当初不仁，如今真的就不能怪我不义了。想想三年前发生的事情，仿佛就像在昨天一样。

冯达春的情况有点特殊。他和妻子结婚十多年，却一直没有孩子，为这事儿，也不知道看了多少家医院，找过了多少个大夫，花了多少钱，却一直没有孩子，后来两口子想了想，也就抱养了一个。冯达春很激情，对性事比较强烈，而他妻子却比较冷淡。没有孩子那阵子，为了要孩子，两个人的夫妻生活还勉强维持，等要了这个孩子以后，妻子就特别烦夫妻间的性事了。有时一个月也办不上一回，即使办了，也令冯达春十分的不满意。为此，两口子闹了好一阵子的气，但这事儿又不能对外人说，也觉得说不出口，就一直憋在肚子里。

冯达春的妻子是位小学教师，人也是很开明。她对丈夫说：“达春，我知道你很痛苦，可我真的烦那件事，你一骑到我身上，一把那东西放进去，我，我就觉得恶心，要吐。那件事对我来说

就是遭罪，我一辈子不办都不会想。可你，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，你是市长，我们又耍了个孩子，也不能离婚。我思来想去，觉得也不应当太亏了你。你可以在外面找，但有三条：第一，不要带回家来，不要让我看见；第二，要严格保密，不要给你的工作和政治前途带来坏的影响；第三，不要假戏真做，影响了咱们的家庭。”望着妻子那一脸诚意，冯达春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

作为市政府的常务副市长，冯达春接触面很广，找他办事，求他帮忙的人也相当的多。这其中年轻漂亮的女人也不少，慢慢的，他还真和几个女人有了两性关系，但他一直按妻子的要求严格保密。除了他和办事的女人，别人谁也不知道。出丑的那天，是个下午。他中午在外面喝了点酒，很兴奋，回到办公室，正好有一位女友来找他，两个人关上了房门就亲热了起来。女友没戴环，又是危险期，怕怀孕，他就找来了避孕套，女友帮他套上，毕竟是在办公室里干这种事儿，还是很紧张的，刚进行了几下，电话铃响，而且响个不停，他只好草率收兵，把装有污物的避孕套放在床角下，急忙接电话。电话是市委书记打来的，和他谈几项工作，电话里谈工作，时间可就长了，一谈就是四十多分钟，女友等不得，开门走了。等打完电话，市计委的领导又来汇报工作，计委的人走了，税务局的领导又进了门，整整忙了一下午，他的屋里没有断人。晚上还有一场应酬，他把床角下的避孕套忘得一千二净。第二天一早又去省里开会，一开就是两天。

事也凑巧，政府办公室这几天新换了打扫卫生的保洁员。原先的年纪大了，时间长了，也学油了，变滑了，变懒了。这回从山区找了两个中学刚毕业的女孩子打扫卫生。女孩子也可能没见过这东西，就把冯达春床角下的避孕套扫到了撮子里，冯达春屋子的地面很干净，撮子里也没有扫到别的什么东西，只有这个白色的装有污物的避孕套。打扫完常务副市长的办公室，就去打扫市长李子民的办公室。李子民刚刚从外面开会回来，正坐在桌前

生气。会议是研究工业项目的会，原定八点半钟开会，到点了，人才来了一半，让他生气，晚来的都要说明原因。李子民的脾气和性格干部们都了解，性子急，批评狠，得理不让人。九点钟开上会，汇报项目的人汇报不明白，只会照材料念，深问了几句，就说不上来。金融部门的行长们一看项目准备不好，都推说没钱，贷款没规模。好端端的一个项目会什么也没办成。他把筹备会议的部门和有关副秘书长狠狠批了一顿，这样干工作怎么行呢？这样一批干部怎么能把襄汉市的经济搞上去呢？他是怀着一肚子气回到办公室的。打扫卫生的女孩子敲门进来，把装有避孕套的撮子放到了市长的面前，李子民的目光从女孩子脸上扫到了她刚放下的撮子上，他的目光不动了，看着那只装有污物的避孕套，顿时勃然大怒：“这东西是哪来的？”

“这，这是刚刚在冯市长办公室床角下扫到的。”女孩子被市长的脸色吓坏了。

“不要脸，什么东西！”李子民大骂。

女孩子以为是骂她，吓得呜呜地哭了。

“你别哭，我不是骂你。你出去吧，我这屋的卫生不用你扫了。”李子民说这话的时候还是没有好气。

女孩子哭着走了，李子民操起电话，把秘书长叫了过来：“老陈，你马上通知一下，晚五点钟下班后，召开政府党组会议，不是政府党组成员的就不要通知了。”

陈秘书长点点头：“好的，我马上通知。市长，是传达什么紧急文件吗？”政府一般很少开党组会，有时一年也就开个一两次，研究干部，或者是民主生活会。政府秘书长是政府党组成员，开会的内容一般事先都知道。

“你不要问了，到时就知道了，快去通知吧。对于，一定要通知冯达春副市长参加。”

“好。”陈秘书长带着满脸的疑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。